

清宮醜聞

風流尚書載振

●葉珍

奕劻長子載振艷史

晚清，王孫公子窮奢極欲，聲色犬馬，揮霍人民的血汗錢，面無愧色。這種人人生長宮苑禁闕，豪門大第，不知人間疾苦，又好附庸風雅，自命浪漫，走馬章台，流連勾欄，自認名士風流，不虛此生。其中惡名昭彰的人物，首推慶親王奕劻的長子載振，他會先後眷戀天津名妓楊翠喜及謝珊珊，由於韻事喧騰，驚動九重，致使楊、謝兩人以妓女之名，見諸帝王的赫赫詔書，開中華五千年歷史的先河，為清末官場留下膾炙人口的兩齣趣劇。

載振是奕劻長子，含著金湯匙而生，自幼豐衣足食，要啥有啥。及長，封為貝子，其父奕劻以親貴身膺宰相執掌國政，大權在握，公然賣官鬻爵，大把納賄，聲名狼籍，為清議所不齒。但其府內有花不完的銀錢，以致長子載振長大後，是個十足的纨绔子弟。

，佻達頑劣，胡作非為，只因身為親貴，居然也官居尚書、御前大臣之職。

為妓女珊珊被罰跪

載振眷戀謝珊珊的事發生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九月，當時謝珊珊在天津做妓女，由於色藝雙絕，馳名遠播。載振有一天到天津公幹，偶遇謝珊珊，驚為天人。

這時的載振貴為商部尚書（商務部長），公餘在天津餘園大宴賓朋，天津所有的名妓皆被召來，謝珊珊自然也在召集之列席上，袞袞諸公穿梭群芳叢中，嬉戲無度，觥籌交錯，醜態百出，謝珊珊及諸妓被灌得酩酊大醉，一時釵橫鬢亂，言行放浪，謝珊珊在酒醉之中以胭脂塗在右侍郎陳璧的面頰上，成了花臉小丑，滿座暗狀大笑，陳璧卻不以為忤，陶然自得。此時載振正在左擁右抱，手舞足蹈，見狀更是樂不可支。謝珊珊態態可鞠，醜顏嬌美，看得載振目瞪口呆，手熱心癢，遂成謝珊珊的入幕之賓。

事後消息傳出，一片嘩然，御史張元奇更提出彈章糾劾，主政的慈禧太后及當權親貴都有意加以袒護，但這件醜事實在鬧得不像話，有礙官箴，大失體統，迫於清議，清帝只得下詔略加申斥，責令載振閉門思過。於是謝珊珊的芳名，也因而出現在皇帝詔書之上。

詔書下達後，身為軍機大臣的奕劻感到顏面無光，大為光火，又為了做給別人看，乃對載振以家法伺候，責令長跪。罰跪對升斗小民司空見慣，不算什麼，但對金枝玉葉的載振卻是苦不堪言，於是不少企圖攀援結貴之輩紛紛向慶親王說情，請放過載振。奕劻裝模作樣，不肯答應。後來，徐世昌趕來排解，涕淚陳辭，以第三者的身分賠上一把莫名其妙的眼淚，才結束了一場「奕劻訓子」好戲。

愛楊翠喜演二重奏

謝珊珊事件後，載振閉門思過之後，不

見悔改，反而變本加厲的玩妓女，結果又發生了楊翠喜事件。

楊翠喜也是天津一代尤物，十六歲時楊翠喜遠走哈爾濱高張艷幟，當時蘇俄還在哈爾濱駐有軍隊，楊翠喜由幾名俄軍軍官所眷顧玩弄，聲名狼籍。後來以唱京戲揚名，最擅長扮演「拾玉鐲」裡的孫玉嬌及「賣胭脂」裡的風情戲，輾轉回到天津，亦伶亦妓，在天津大觀戲院上演劇目，小有名氣。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載振「閉門思過」已事過境遷，東山再起，以鎮國大將軍銜奉派到奉天（即長春）查案，路過天津，重演舊戲，邀宴親友，又廣邀名妓侑酒，楊翠喜應邀前往，勸酒之外，顧曲一番，朱唇輕啓，餘韻繞樑，使載振大為傾倒，對楊翠喜讚賞不已。

段芝貴獻美升巡撫

這時候，座中有位北洋陸軍統制段芝貴，官銜是直隸候補道員，本是楊翠喜的裙下之臣，見載振喜愛楊翠喜，乃以一萬兩千兩銀子的代價買下楊翠喜，貯之金屋，準備擇機獻給載振，作為升官發財的捷徑。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奕劻在北京做壽，廣收賄賂。段芝貴即攜楊翠喜進京，藉祝壽之便，把楊翠喜送給了載振。這個珍貴的禮物果見功效，是年四月，東三省改為督撫制，段芝貴竟以布政使的官銜署理黑龍江省巡撫

不久，楊翠喜被載振藏嬌事外洩，御史趙啓霖上摺子，彈劾段芝貴，牽連著奕劻父子。奏章上達之後，清廷震動，內外闕傳，慈禧不得已下詔撤去段芝貴的官位，派醇親王載澧及大學士孫家鼐查辦此事。

楊翠喜原來還有一位更親暱的狎客王錫瑛，是天津鹽商，段芝貴買楊翠喜時不便自己出面，用王錫瑛的名義辦理。當段芝貴到北京為奕劻祝壽時，除奉送楊翠喜外，還送給奕劻一筆很大的壽禮。這筆錢由天津商會總辦河南候補道王賢賓及直隸候補道何仲瑾兩人，在銀號裡籌措九萬兩銀子為段芝貴置辦。王賢賓號竹林，所以趙啓霖的奏摺中有「芝貴從王竹林處措十萬金為慶王壽禮」一語。其實在趙啓霖上奏前，已有某通判上書都察院控告段芝貴以珍珠衫向奕劻獻壽行賄。但是這一控書被都察院吞沒，未能上達朝廷。

朝廷袒護御史革職

不過在趙啓霖上彈劾案糾舉段芝貴時，已有人向載振通風報信，載振趕忙派親信連夜趕往天津，促段芝貴設法彌補，段芝貴乃唆使王錫瑛只承認買楊翠喜為使女，又唆使王賢賓否認代借銀兩，一切佈置就緒。而負責查案的天津巡警探訪隊的知府楊以德又是段芝貴的好友，上下早已串通好了。殆查辦委員參領恩志及內閣侍讀潤昌到達天津飭警局傳訊有關人證時，楊以德、王錫瑛、王賢

賓和楊翠喜的父母均照段芝貴的吩咐作供，並具甘結，一切都是既定的劇本。加之奕劻父子此時正受寵於慈禧太后，而楊翠喜也見過世面，善於事應，進入慶王府後，趕緊給慶王上壽，說的幾句吉祥話，使奕劻心花怒放，還帶楊翠喜晉見過慈禧。至於載澧、恩志、潤昌等人，本來就和奕劻父子沆瀣一氣，當然官官相護。對案情只草草的調查了一下，即於四月五日照楊以德等人所提的假供復奏。這次清廷竟連清議也不顧，悍然下詔將御史趙啓霖革職處分，革職的諭旨中有一段話內有殺一儆百之意：

「……該御史於親貴重臣名節攸關，並不詳加訪查，輒以毫無根據之詞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實屬咎有應得，趙啓霖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朝廷賞罰黜陟，一秉大公。現當時事多艱，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責諸臣，於用人行政之得失，國計民生之利疾，皆當剴切直陳，但不得摭拾浮詞，淆亂觀聽，致啓結黨傾軋。嗣後如有挾私參劾、肆意誣罔者，一經查明，定予從嚴懲辦。」這一諭旨公布後，朝野譁然。都御史陸寶忠、御史趙炳麟先後上奏為趙啓霖聲援。朝廷答覆是：「趙啓霖污蔑親貴重臣，既經查明失實，自應予以懲儆。台諫以言為職，有關心政治、直言敢諫者，朝廷亦深嘉許。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豈能因臣下一請，即予加恩？……」後來，全體御史有聯銜具奏的動議，但沒有付諸實行。

儘管清廷袒護親貴，壓制清議，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但載振自己已受輿論譴責，良心不安；上書自請開缺，清廷雖接受載振的辭職，但卻下了一道荒謬絕倫的諭旨：

『載振自在內廷當差以來，素稱謹慎。

朝廷以其才識穩練，特簡商部尚書，並補授御前大臣。茲據奏陳請開差缺，情詞懇摯，出於至誠。並據慶親王奕劻面奏，再三籲懇，具見謙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請。載振著准予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尚書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體。現在時事多艱，載振年富力強，正當力圖報效，仍應隨時留心政事，以資驅策。有厚望焉。欽此。』這道諭旨實在是篇睜眼說瞎話的妙文。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清廷舉措之昏庸乖謬，而趙啓霖因此獲咎，畢竟也効免了一個巡撫、一個尚書，在當時朝廷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同時，另一主角楊翠喜也在幾個家庭中引起了一些小風波。楊翠喜入王府後，不能見容於載振的嫡婦。為楊翠喜得到專房之寵，這位大婦常常哭到深夜，本來是烏煙瘴氣的王府，更因此鬧得雞犬不寧。而不久又傳來了趙啓霖提出彈劾的消息，載振只好慌忙打發楊翠喜回到天津。楊翠喜到達天津後，直接投奔王錫瑛，又不為王的老母所容，王母視楊翠喜為禍水，邊哭邊擲之於門外。楊翠喜再投奔王賢賓，也不被容納，當夜只好寄住在某戲館中。第二天王錫瑛租賃到房屋

一所，才把楊翠喜草草安頓下來。一代尤物，頓成喪家之犬，楊翠喜境況之淒涼，可以想見。

陳毅贈詩另有文章

趙啓霖，字芷蓀，湖南湘潭人。當趙啓霖彈劾段芝貴及奕劻父子時，趙啓霖的同鄉陳毅在北京任郵傳部郎中。平日趙啓霖、陳毅兩人交誼頗篤，對趙啓霖事獨知其原委。陳毅當時並寫下了送趙啓霖罷官歸里的五律詩四首：

一疏驚天下，行聞去國吟。

憂危生士氣，忠篤亮天心。

道直兼狂狷，懷孤自古今。

看看白日遠，孰肯燭沈陰。

吾楚離騷地，寧從澤畔吟。

幾揮留別淚，都見愛君心。

禮樂原非古，衣冠況不今。

行藏莫可適，天地若為陰。

生小聞夫子，懷余祖德吟。

與君離別意，長此踽涼心。

只見雲成雨，難令后視今。

幾多天下士，揮涕向城陰。

亦有國虛在，容君抱膝吟。

半生芳草意，一寸卷楮心。

去住休遺世，艱危恐自今。

前途慎栖止，惡木豈無陰。

在第三首下，陳毅自注云：『趙啓霖芷

蓀幼貧，數齡時，其封翁擔擔送讀，道逢同

里周公，喜其聰穎，令屬對而工，遂以女字之，招入家塾，芷蓀益自奮厲，卒以成名。先大父常稱譽焉，以為毅勛。至今思之，如聞其聲也。是年，芷蓀以縣人羅順循知府正鈞之約，偶赴保定，歸始發疏劾貝子。其日，岑雲階總督春煊適自武昌來，而袁郎中思亮私告貝子，則謂：「芷蓀道迎岑。」岑與芷蓀故不識也。思亮初至京，芷蓀以其後進，為延譽。鄉人方疑其至交，余固謂不然。今果然矣。』從陳璧的這注解中，可了解趙啓霖的身世以及有關岑春煊曾參預此事的一段傳言。

又在第四首下，陳毅也有一則注解：

袁慰廷總督世凱欲延芷蓀為高等學堂監督，屬羅順循達意。故余尼之。『這可能是袁世凱為撇清與段芝貴的關係，討好清議，而放的煙幕。後來，趙啓霖已經還鄉，陳璧從天津友人處得到楊翠喜的小照一幅。陳毅將相片寄給趙啓霖，在相片旁寫道：『公不可不識此人！』並題七絕六首：

嗚啾翠羽戲朝暉，天上珠巢護碧衣。怪

怯昨宵春夢惡，蒼鷹側翅擊空飛。

將軍巧計奪勛封，松壽雙名強喚僕。乍

出花叢香未散，裙邊袖底幾潏潏。

翠鳳聲清引洞簫，深深金屋更藏嬌。周

郎威重孫郎貴，爭羨江東大小喬。

學梳宮髻試粧樓，仙樂仍誇鞦韆頭。忽

憶向奴山色好，胭脂紅障玉顏羞。

春盡湘南一片帆，東風不解燕呢喃。只

憐別院梨花雨，濕透珍珠窄袖衫。
宮袍掩面淚痕滑，愧對何郎傅粉顏。日暮余園歌舞地，可堪重問謝珊珊。

以上幾首詩中，第一首述趙啓霖彈劾載振事。第二首『松壽』云云，用宋時韓侂胄的故事。有程松其人，滿歲不遷，獻妾於侂胄，名曰松壽。侂胄驚問：『何故取此名？』松答：『欲使鄙賤姓名常蒙記憶。』這是獻妾求官的先例，用以影射段芝貴。詩中『游蜂』云云，指王錫賓等人而言。

在第三首『翠鳳』云云後，有注說明：『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尚書世凱有妾曰翠鳳，爲翠喜姊妹行，亦段芝貴所獻。』段芝貴依附於袁世凱，拜袁世凱爲父，因而後來袁世凱稱帝時被人稱爲『乾殿下』。段芝貴與載振勾結事，盛傳人口，而段芝貴與袁世凱的關係，卻不大被人所談到。段芝貴向載振獻楊翠喜事，鬧得滿城風雨，而段芝貴向袁世凱獻翠鳳事，卻逃過了清議的指摘。獻妾求榮，看來是段芝貴的一貫作風。

第四首詩提到楊翠喜在哈爾濱賣笑的往事。第五首談到楊翠喜被遣回天津並融會了段芝貴向奕劻獻珍珠衫的事。末一首更由楊翠喜追溯到謝珊珊的往事。

陳毅的這十首送趙啓霖歸里和題楊翠喜小照的詩，寫於光緒三十三年，也就是楊翠喜案發生的當年，可說是非常可靠的史料。

袁世凱藉機作大官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池、劉半農、商鴻達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

但段芝貴向載振獻楊翠喜事，還有一種傳言即：載振路過天津時，曾負有秘密使命。當時，袁世凱雖然已出賣康有爲、梁啟超及光緒皇帝而取信於慈禧太后，但後來因掌握兵權，威勢日重，爲滿族親貴所猜忌。光緒三十二年彰德會操後，慈禧太后雖然已經解除了袁世凱的兵權，對袁世凱還不大放心，就密命載振考察袁世凱的動向。

但是，袁世凱在宮廷中和朝廷上黨羽密布，耳目眾多，事先得知情報，就於載振到天津後袁世凱就指使段芝貴誘其作狎邪游，更以重金買得楊翠喜相贈。載振在溫柔鄉中，其樂融融，對袁世凱感激不已；回京後向慈禧太后復命時奏道：『據奴才看，袁世凱忠心耿耿，每天晚上燒香祝禱老佛爺萬壽無疆。』云云。這一內幕，陳毅詩文內沒有談到，不知是否可信。

不過，載振當時的確很得慈禧太后寵任，居然還被派遣出國一趟，在國外出乖露醜，不一而足。他在出國之前，曾漫遊杭州西湖。

這時，商人劉向芻在西湖新築成劉莊，極盡華麗之能事，當地官吏借來作爲載振的行館。載振在劉莊內曾拍照一張，照片上，載振著短打裝，手執一馬鞭，坐正中，輕薄之狀，浮於紙面，兩旁全是袞袞公服的官員。有人說：觀此一照，可知清廷必亡。

清亡後，奕劻父子寓居天津租界內，坐擁厚資，將大部款項存入匯豐銀行，並以一部份經營投機、典當事業，曾開膠皮車（天津人稱人力車爲膠皮車）公司一所。載振有子二人，都長袖善舞，工於營運。以致載振竟然得以在民國時代，在租界內作封翁數十年，享盡榮華富貴。